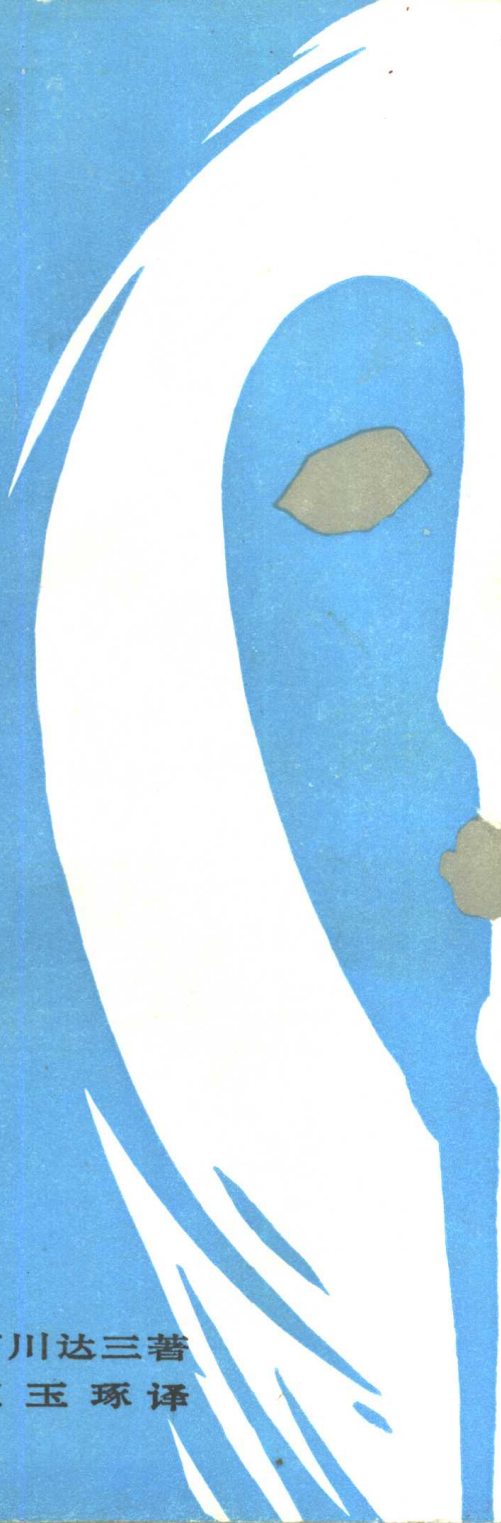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懂爱情的女人

BUDONGAIQING DE NÜREN ● 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(日)石川达三著
王玉琢译





2 031 6572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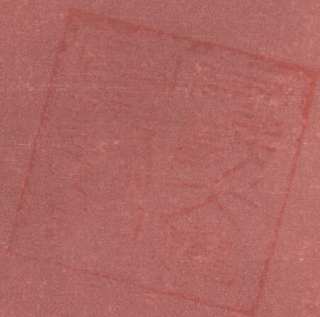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懂爱情的女人

〔日〕石川达三 著

王玉琢 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石川達三

稚く愛を知らず

根据日本角川书店1981年第五十八版译出

不懂爱情的女人

〔日〕石川达三著

王 玉 琢 译

责任编辑：王纪卿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25,000 印张：11.375 印数：1—28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60 定价：1.9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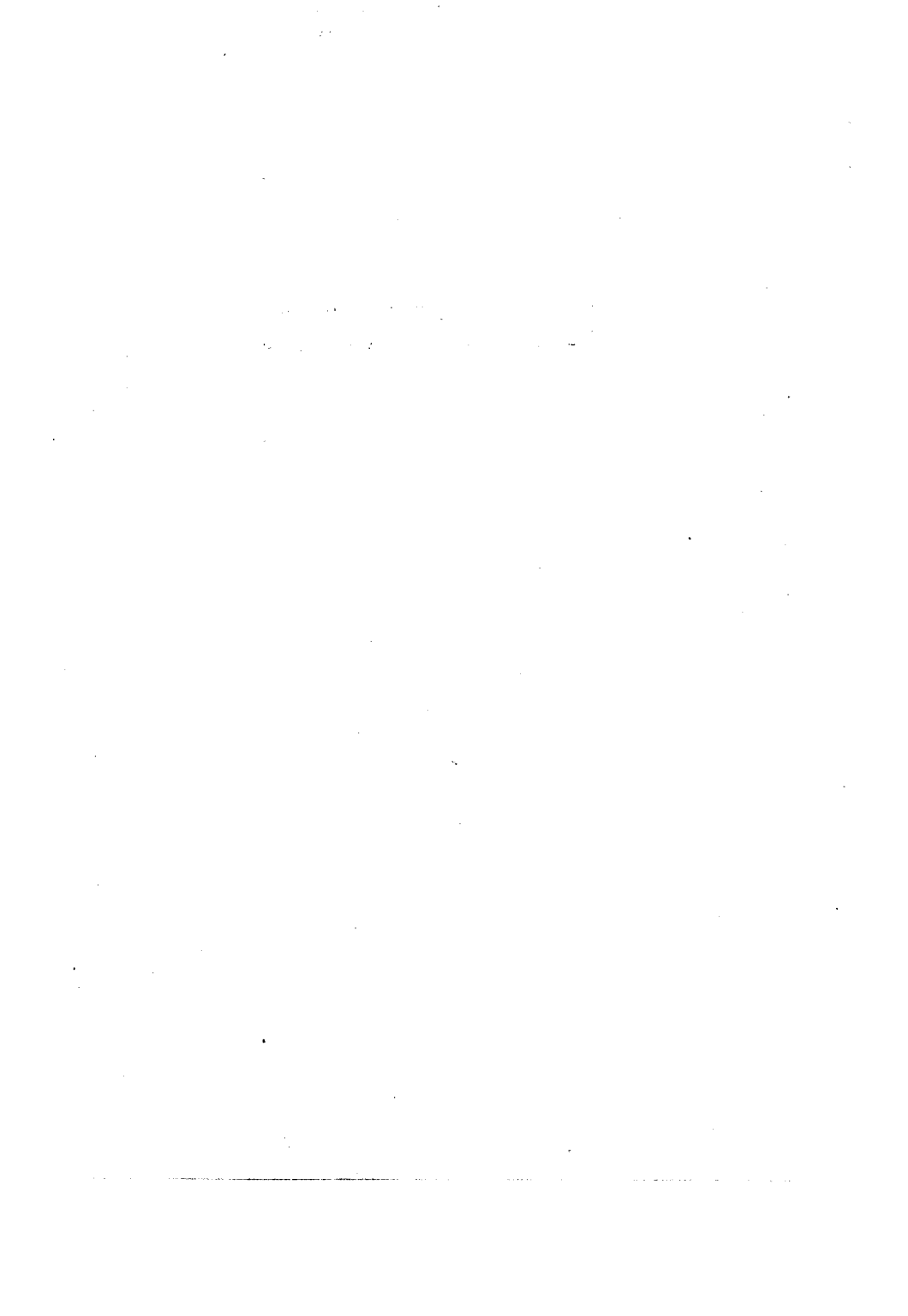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目：86—17

目 次

不懂爱情的女人 (1)

幸福的界限 (187)

不懂爱情的女人





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年），滋贺县彦根町改为市，当时也不过是个仅有三万五千人口的小城市。可现在，人口已经增至六万多，出现了大型纺织厂，正在发展成一座工业城市。过去，这座小镇里古代武家的邸宅鳞次栉比，古香古色，显得典雅幽静。从井伊家代代居住的金龟城下的小山岗放眼望去，波平如镜的琵琶湖尽收眼底。再远处，云烟缭绕，浩渺无际，景色十分优美。左边，比睿山似蛟龙长卧，连绵起伏；比良峰穿云冲雾。傲然屹立，宛若一柱青霞当空。比睿山下，便是大津。翻过比睿山就是京都的地界了。这一带残留着不少从战国直至织田、丰臣时代的历史遗迹。

沿古城堡旧址而下的半山腰处，有一座木质洋式建筑。这就是花村医院。这里有十六间病房，九名护士。在私营医院里，它是首屈一指的。和医院相邻的那幢红瓦小楼是院长的住宅。花村友纪子作为院长的长女，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——当然那是彦根发展为城市以前的事情。

友纪子出生后没有名字。女孩子的命运，不过是长大以后被人娶走，去做人家的妻子而已。女人的命运自始就被分

成两半，而每个人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友纪子只能得到人生的一半，这女孩也只能作为女人生活一辈子。另外一半的人生，在她出世时就被剥夺了。

友纪子的母亲伸子，是个随心所欲的女人，生下孩子第七天，便向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的婴儿脸颊上涂抹白粉，往小嘴唇上抹擦口红。这是对友纪子走向人生的一种祝福。她把女性的一生单纯地看作结婚，祝愿女儿将来结个好姻缘，而对出生仅仅七天的女儿这一番化妆打扮，便是旧时的一种传统——祝女孩子结婚时打扮得分外漂亮。母亲忠实地遵循着这毫无半点根据的“传统”。

她在心中祈祷：“但愿这孩子会成为一个漂亮的新娘……”

伸子以为，母亲为女儿所能做到的，就是把她养育成能讨新郎喜欢的新娘。婚后的生活，只能单靠两人去闯，做母亲的管不了那么远，那么多。她一开始就把结婚作为女儿的人生目标，把女儿当作小新娘子来养育。她以为，女儿出嫁之前的二十几年，都是婚前的准备时期。这一切当然不是也不可能由友纪子自己去选择，只能由母亲随心所欲地赋予。这种养育方法，当时是极为普遍的，在世人看来也认为是极为正确的。社会上，男人和女人生活的界线被简单地划开了。参加工作的女人，在家庭之外劳动的女人，社会认为是下贱的，受人歧视的。

三年后，友纪子的弟弟研一降生了，而友纪子依旧在父母的溺爱中成长。受其父母的影响，家中的两个保姆以及医

院的护士们对友纪子也都是百依百顺，百般娇纵。当然，她们大都是为讨院长夫妇的欢心，故意娇惯友纪子的。友纪子的幼年一帆风顺，毫无挫折，就是这样度过了。她不懂得什么是锻炼，更无一丁半点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力量。她象一支没有烛芯的蜡烛，渐渐地长大成人。她皮肤白嫩，双眼明净如水，是个象蚕一般的柔软而美丽的姑娘。她愿意跟任何人接近，相信周围的一切，不懂得什么是怀疑。她是个小天使般的纯洁无瑕的少女。然而人生的世界并非天堂，这便是友纪子一生最大的危险。

她只知道同时也习惯于接受别人给予的爱，但从来不懂得把爱给予别人。她爱玩具娃娃，爱花草，爱小工艺品，此外她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。对幼小的弟弟研一，她毫不关心；对父母，也只是从他们那里要求无穷无尽的食欲的满足和溺爱。

少女时代的友纪子，美丽而讨人喜欢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她在别人特别的爱怜和庇护中成长——被动地成长。于是她自然地钻进宠爱她、保护她的人群之中，躲在狭小的天地里，而从未想过走出家门，走向世界。她不喜欢学校，也不喜欢朋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对一切都变得十分消极，甚至颓废。

当她十五、六岁的时候，母亲才感到有些担心。

“友纪子究竟是怎么啦？……”她对丈夫说，“总不出门一步，也不到远处玩耍，是不是发育得晚呢？这么大了，还整天抱着个洋娃娃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去看宝冢的少女歌剧，有

的上京都去看电影。”

“嗯。那是人的性格不同吧。”父亲说，“一天到晚往外跑的姑娘不是更难办吗？”

“可是，出嫁之前总该了解一下人世间的的事情吧。这姑娘长这么大了，还只上过学校呢。”

“那也好嘛。懂得太多了，也会叫人讨厌。单纯的女人，是招男人喜欢的。”

院长花村德太郎作为一名医生，终日和那些患者打交道，他对女人生活的奥秘当然十分了解。那些因病住院的女人们，在大夫面前是无密可保的；天长日久，女人们的生活便会毫无余地展现在大夫面前。院长花村早已习惯于每日倾听中年妇女的毫无避忌的污言秽语，观察她们那些随心所欲的举止。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友纪子变成这样的女人。作为父亲，他甚至赞成女儿眼下所持的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。

可是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却一反常态，竟去试探女儿的心思。

“你整天闷在家里，是不是有些运动不足呢？”

“没问题。在学校每天都做广播操的……”

“嗯。到外面去玩玩怎么样？到京都去看看也好嘛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你常看电影吗？”

“看过一次。可我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是——只是有些害怕。”友纪子说。

“怕？……看什么电影了？是现代片吗？”

父亲以为女儿看了现代影片，为凶杀的场面感到害怕。其实友纪子所看的不过是一般的故事片，一部普普通通的悲剧片。她无法忍受，对于情欲，憎恶，逃亡，哀怨……，对于影片中的所有情节，她都感到可怕。一句话，人世间的一切，对她都是陌生可怕的。对她来说，这些都是不可忍受的异常强烈的刺激和冲撞。

“我不喜欢电影之类的东西，那里出现的人物叫人讨厌。都是些肮脏的下贱货。”

听到这里，父亲仿佛觉察到了友纪子那纯洁的情感。他不了解女儿的心理，只是把这一切简单地视为纯洁，把女儿看成纯洁的少女。他甚至认为这纯洁是女儿结婚的最好条件，是女儿未来幸福的根本保证。

然而，当母亲的这时却感到一种不安和忧虑。女儿的这种纯洁固然是好的，可仅有这种纯洁，便显得有些不足。结了婚的女人，即使生活幸福如蜜，也不能说一切都是纯洁的。她以为，婚后的生活里，既有女人的天堂，也有女人的地狱；这里有美有丑，有满足也有牺牲；这里有残暴，也有集中一切智慧的角斗。母亲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，从中忆起了无数的丑恶。妻子的生活，是忍耐、角斗和冲破凌辱的生活。可是友纪子在未来的复杂的婚后生活中，有没有忍耐和冲破的力量呢？单凭纯洁，她无法应付这一切。

再想一下，友纪子几乎没看过戏剧和电影，几乎没有读过书。就是说，她从未接触社会，没有了解社会和人生的现

实。除了上学听课以外，她只会做一点小手工，并把它作为最大的乐趣。母亲担心这孩子确实发育太晚；但是再过两年，她也会象普通人家的姑娘一样，招致俊雅青年的注目，成为小伙子眼中的一颗明星。可是……

母亲的这种不安和忧虑，尽管是她的敏感所至，但这说不定是对友纪子一生的预感。友纪子到了十七岁，已经是快从女子学校毕业的年龄了，可她一切依然如故，看不出任何“女大十八变”的征候。

最早为友纪子说媒，是在她十八岁那一年，也就是即将从女子学校毕业的三月上旬。尽管父母一致认为孩子太小，订婚为时过早，可母亲却想借此机会窥探一下女儿的心思，便向她说了这件事。

“有人想要娶你，怎么办好呢？”

“什么？我？我该出嫁了？”友纪子吃惊地问，“可是，我没准备任何衣服呀！”

“衣服之类，现在开始准备也是来得及的。关键是你怎么想？听到这种事高兴吗？”

“没有衣服就不能出嫁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应该是这样。我穿什么衣服才好呢？要不要把头发梳起来？……近来流行穿西装，学校里有好多同学赞成穿西装呢。用雪白的料子做，长长的衣襟，手捧蔷薇花，戴上雪白的手套……”

母亲听了友纪子这番无忧无虑、没头没脑的话，不由得喘了一口粗气。这孩子还是什么都不懂。她对出嫁抱着一种幼稚的向往和憧憬。而这向往和憧憬，和她玩耍时对抱在怀

里的布制玩具新娘的幻想简直毫无差异。

“你……”母亲低声说，“……你知道出嫁是怎么回事吗？还有，婚礼是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在神像面前喝九次酒，神就会降福于我。接着是举行婚宴，然后在回家的途中，要换一次衣服。可我穿什么衣服合适呢？我喜欢紫颜色的……途中那次换衣，也可以换上西服吧？穿西服显得利落、漂亮。火车站前边的那家照像馆的技术不错，可是不认识那里的人……”

“友纪子呀！结婚是到男人那里当新娘啊。”伸子一板一眼地说，“也就是说，你要同那个人结为夫妇。至于穿什么衣服么，那是好办的。你和那个人成了夫妇，要……要让他爱你哟。那和在父母身边过日子可是大不一样……这些你都知道吧？从朋友那里听说过吧？从杂志上看到过吧？……杂志，你看过吗？”

“不，没看过。”

“可是，妇女杂志上不是写了好多这方面的事儿么？”

“是的。可我讨厌，就……就没怎么看。”

听说女儿讨厌杂志，当妈妈的倒是觉得她有些可怜。女儿是个漂亮姑娘，从外表到内心都美得透明。妇女杂志上写了许多关于男女之间的秘事，这孩子却是毫无兴趣。可她已经十八岁了，是不是有些迟钝呢？是不是发育不够健全呢？要不要带她上医院——当然不是到自家的医院，不是找她的父亲，而是上别的医院，找别的大夫给她看一看呢？……母亲想得很多、很具体。

“你……你经常看见那些住院的女人吧？她们都生下了许多孩子，是不是？那都是结过婚的女人呀。你明白吗？结婚，就有这样的结果。不是单单举行仪式，也不是单单和男人一起生活。你要赢得男人的爱，要为他生儿育女，要把孩子抚养成人。你懂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友纪子面颊绯红，爽快地回答，“我大概明白一些。可是，结婚以后不那么做也没关系吧？结婚以后，我要和那人好好商量。我和他讲好，绝对不做那种事，不然我会讨厌的。”

母亲记得，她自己少女时代也曾这样想过，可那只是在十三、四岁的时候。想到这里，她笑笑说：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准备生孩子了？……你不想孩子？”

“嗯，我想要一个。”

“那好啊！孩子得向丈夫要。这个你总该懂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友纪子轻叫一声，“得向丈夫要？”

“这还用说么？”

“我还是不结婚算啦。”

友纪子喘了一口粗气。

友纪子决非低能少女。尽管她不大喜欢上学，可是学习成绩还算不错。当然，在老师眼里，她是个不求上进、缺乏毅力的学生。她为人老实，表现一般，长得漂亮，没有冲动。老师教的东西她会认真地学习，但她从来不问老师提问。

当她初次听到有人为她说媒时，她心头不由得充盈着一

种喜悦。对于结婚，她抱有一种华美的幻想；不过，这只是向往穿上新娘的服饰，举行富丽堂皇的仪式。对于婚后的生活，她却百思不解。对于母亲所说的那些话——要赢得男人的爱、要生孩子等等，她感到羞耻、厌烦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她对父母给予的没有止境的宠爱感到非常满足，而男人给予的所谓爱情，她却认为如同牲畜一般肮脏。当母亲告诉她要向丈夫索取孩子时，她顿时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冲动。她感到自己就是个女人，生命仿佛变得苍白无力。当她想到母亲是个女人，母亲向父亲索取孩子，生下了自己，她便感到母亲并非象自己平时想象的那般高洁。人啊，为什么要干那种不洁净的事呢？……人和人为什么不能只是两心相爱呢？她一连想了四、五天。

友纪子刚从女校毕业，母亲就劝她学习插花和弹琴。她是个不善于周旋活动于大庭广众的姑娘。每逢为了上学走在大街上时，那些从她身旁走过的人们无不投来注视的目光，甚至回头顾盼。她确是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，简直和工艺品塑造的日本美人一模一样。可是，除了上学以外，她守在家里寸步不离。

又有一个人前来求亲了。父亲是这个小镇上广为人知的医生，家庭生活又在中流之上，求亲者自然认为这是一桩求之不得的好婚事。在友纪子毕业后的三年里，求亲者竟达二十人之多，~~足见那些自以为门当户对的小伙子们是如何地倾慕友纪子了~~

父亲总有些心绪不宁，他根本不和女儿商量，就把求亲

者几乎统统回绝。母亲却另有想法。她知道女儿不是那种能够自由恋爱、能找对象的姑娘，她的婚事迟早要由父母决定。因此，就是本人并不十分满意、只要父母认为合适，包办下来也不为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？结了婚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她便会直面人生，渐渐地明白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“就连我自己……”母亲想。

是的，就连她自己，在当新娘之前，也并不真正懂得男人，甚至也不懂得女人……

从早晨八点多到夜里九点多，花村医院总有患者接踵而至。病房里常常人满为患。院长有个习惯，每到夜间九点钟左右，就要带着两名护士查房。患肝病的老人；患胃溃疡的青年；患肠炎的孩子；患子宫癌的妇女；生了个男孩的少妇；心脏不好的中年汉子；淋巴腺发炎的少年；跌破了头的小姑娘；喝错了药的男孩……究竟有多少种病患者，连院长自己也常弄不清楚。正因为患者太多，当医生的也就格外忙碌。花村院长虽然未到五十岁，却已是身材超胖，象个相扑运动员。当他为患者探脉时，患者的手臂在他面前总是显得又细又小。他听着患者的诉说和要求，查完十六间病房，脱下白大褂，推开那几乎掩埋在蔷薇花中的月牙儿门，向自家走去。每当这时，妻子又总是在茶间里为他备好了酒菜。

丈夫为了消除一天的劳累，端起酒杯。这时候，伸子便将早已准备好的埋在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。

“友纪子的事儿……我总有些担心。”

“担心什么？”

“你对那些求婚的人好象有仇有怨似的，一个个都给回绝掉了，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？……她已二十一岁，差不多也该定下来啦。现在定下来也不为早，到出嫁时，她也是二十二岁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？这不挺好吗？二十三岁也可以，二十四岁也行么……”

“你好象舍不得把她放走，故意破坏她的婚事。”

“你少胡说八道！有合适的对象，我随时都会让她出嫁。但友纪子还早着呢，她还没有那种心思。”

“这可是你不了解真情哟。女孩儿家，谁能自己开口向父母说呢？在东京那样的大城市里，姑娘家到了岁数，早就象兔子似地蹿来蹿去呆不住了。而在咱们这和农村差不多的小城镇，可就大不一样，哪个姑娘不是默默地等待着父母作主呢？二十一岁，该抓紧点儿了。友纪子是个老实孩子，尽管嘴里不说，可早有这份心愿。这一点，我当妈的比谁都清楚。你呀，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招个女婿入赘怎么样？”德太郎博士终于说出了考虑已久的想法。

“怎么样！……还是不愿意让她出嫁吧！你……”

“你别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嘛！招个女婿不也一样吗？只要早些定下友纪子的婚事，不就完了！只要找到了合适的对象，招回家来岂不更好？再说，友纪子在父母身边生活不是更好些吗？”